

基進(radicality)

傅大為

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授

摘要

本文將以筆者自身參與臺灣社會與文化思想運動的十年經驗(1986-1996)為基礎，以當時提出的「基進」概念為思考核心，並旁及一些當時我提出的相關概念如「邊緣戰鬥」、「知識分子」、「反宰制」等，在 20 年後不同的臺灣歷史時空中，來重新反省這個關鍵詞的歷史與當代意義。本文大致從歷史與社會的兩個向度，來討論這個關鍵詞的幾個重點：

- 1, 其歷史命運——從解嚴前後基進的提出、到我離開《臺灣社會研究》前後基進的失敗、到之後朝向特定性思考的轉向(gender and medicine, STS)與反省。
- 2, 基進論述與行動成為可能的社會條件，所需建構的程度有多少？
- 3, 其個人性與團體性的分際：過去在基進的人際與團體性的缺失與再思考，並關連到普遍性與特定性兩種不同傾向的知識分子特性(universal vs. specific intellectual)。
- 4, 基進之歷史發展如何可能（橫向的叢生而非階層的上下積累）及其反身性
- 5, 最後則討論一些它在當代臺灣社會中的可能意義。

本文在理論上的意涵，除了我自己的經驗與社會理論思考外，則涉及到 Foucault 及法國後結構主義者對邊緣性(marginality)及戰爭機器(war machine)的思考、Douglas 對不同社會團體內外權力的討論(grid-group theory)、以及一些對無政府主義經驗的討論。